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 式 紀 錄

第 十 六 年

第九五三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953).....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阿富汗、緬甸、柬埔寨、喀麥隆、中非共和國、錫蘭、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賽普勒斯、達荷美、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加彭、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日本、約旦、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摩洛哥、尼泊爾、奈及利亞、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塞內加爾、索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上伏塔、也門及南斯拉夫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816 and Add.1）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九百五十三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蔣廷黻先生(中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錫蘭、智利、中國、厄瓜多、法蘭西、賴比瑞亞、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 (S/Agenda/953)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阿富汗、緬甸、柬埔寨、喀麥隆、中非共和國、錫蘭、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賽普勒斯、達荷美、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加彭、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日本、約旦、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摩洛哥、尼泊爾、奈及利亞、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塞內加爾、索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上伏塔、也門及南斯拉夫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816 and Add.1)。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阿富汗、緬甸、柬埔寨、喀麥隆、中非共和國、錫蘭、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賽普勒斯、達荷美、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加彭、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日本、約旦、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摩洛哥、尼泊爾、奈及利亞、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塞內加爾、索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上伏塔、也門及南斯拉夫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816 and Add.1)

Mr. Vasco V. Garin (葡萄牙), Mr. C. S. Jha (印度), Mr. Alex Quaison-Sackey (迦納), Mr. Gervais Bahizi (剛果, 雷堡市), Mr. Emmanuel J. Dadet (剛果, 布拉薩市), Mr. Mamadou Traore (馬利), 及 Alhaji Muhammad Ngileruma (奈及利亞) 應主席請, 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一. 主席：衣索比亞代表及摩洛哥代表要求參加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這兩件申請書經以文件 S/4831 及 S/4832 分發。如果沒有異議, 我請衣索比亞代表及摩洛哥代表各就理事會議席。

衣索比亞代表 Mr. Tesfaye Gebre-Egzy 及摩洛哥代表 Mr. El Mehdi Ben Aboud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二. Mr. QUAISON-SACKKEY (迦納)：承蒙主席邀請我參加關於安哥拉問題的討論, 我願首先正式表示我代表團感激之忱。

三. 迦納代表團與許多其他國家代表團要求召開理事會現行會議, 以便檢討安哥拉境內最近令人極感震驚的發展。自從理事會於三月中審議這個問題以來, 在安哥拉發生了許多震動世人良知的事件, 數以萬計的人慘遭屠殺, 至今未已。除去完全剝奪安哥拉人民的政治權利及自決權之外, 對他們的人權及基本自由亦橫加壓迫。就這些發展整個看起來, 不僅是違反憲章及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 而且構成對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嚴重威脅。在安哥拉已經有了戰事。

四. 葡萄牙代表大可不必在理事會會議廳內展覽照片及敘述所謂野蠻人所作的暴行, 而應用這種時間告訴理事會薩拉查爾 (Salazar) 政府在過去和現在究竟如何依照大會各決議案將權力移交給安哥拉人民。如果有暴行及野蠻行為, 我要指出那就是葡萄牙在非洲, 尤其是在安哥拉的所謂文明工作的可悲表現。葡萄牙代表所說的恐怖行為只是非洲人在葡萄牙人壓迫下的反抗, 是他們積壓已久的民族主義的發洩。

五. 此時還要說安哥拉的情勢僅係維持治安的問題, 實在更見荒唐。它的影響較此遠為廣大, 我適纔所

提到的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的序文中就承認了這一點,它不僅鑒悉“安哥拉之騷亂衝突”,而且還指出第一,這些騷亂衝突的繼續“是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第二,“若不及時迅速採取有效之行動以補救安哥拉境內非洲民族”所受的政治、經濟及社會“限制,實足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

六. 因此聽到葡萄牙代表又一次自稱安哥拉是葡萄牙的一個組成部分,依照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安全理事會無權干預這個事項。

七. 葡萄牙代表可能是能够顛倒黑白的舌辯之士,但是在數以萬計的安哥拉人及其他人民在葡萄牙壓迫之下而喪失生命時,空自舞文弄法,實在是徒勞。

八. 我必須再度強調我在上次審議安哥拉情勢時[第九四五次會議]對理事會各代表所說的話,那就是片面決定安哥拉為葡萄牙的組成部分者是葡萄牙政府。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以前,依照葡萄牙共和國的政治憲法,這些地區毫無問題地是葡萄牙殖民地法所管轄的殖民地,但是在那一天製定了一項法律修改憲法,廢止殖民地法,但將其各條款於不作重大實體修訂的情況下,載入修訂的憲法,列如“葡萄牙海外省”並將“殖民地部”改為“葡萄牙海外領土部”。如此,照葡萄牙政府的說法,這些地區就變成了葡萄牙國家的組成部分,“它們與葡萄牙母國結成一體”。

九. 在此地可以指出葡萄牙忽忽忙忙,在紙面上改變其在非洲的殖民地的性質時,正是在所謂殖民地非洲發生重大變更的時候。事實上,在一九五一年,當時的黃金海岸,亦即現在的迦納,已有一個全由非洲人組成的議會,奈及利亞已經開始作了重大憲法改革,在肯亞及東非洲其他各地也有動搖的呼聲。就在這個時候,葡萄牙對所謂殖民地的看法也有了改變。但是和所有的邪惡殖民地法律相同,這個新法律的通過,未經諮詢安哥拉人民的意願,並直接違反我們的憲章第十一章中所載關於非自治領土的一九四五年金山宣言。¹

一〇. 我們要再度指出,就我們而言,安哥拉始終是一個殖民地,這是沒有疑問的。聯合國堅決否定了葡萄牙所謂安哥拉或莫桑比克,以及哥阿,是葡萄牙的一部分的主張,葡萄牙這樣違抗本組織的決定,實在是胆大妄為。

¹ 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 G/128。

一一. 安哥拉是一個非洲領土,在地理上與葡萄牙遠相隔離,在種族及文化上亦大不相同。它與後者之間的關係,不管是在行政上、政治上、法律上、或是經濟上,均顯然處於隸屬的地位。它的人民的地位低於葡萄牙人民。他們不能享有同樣的公民權利,在人權及基本自由方面沒有同樣的保證,在國家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中沒有同樣的代表權及機會,也不能有效參加其工作。因為這些原因,大會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正文第一段規定如下:

“一. 認為依據憲章第十一章及大會決議案七四二(八)之各項規定,以及經大會以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一五四一(十五)核定之原則,葡萄牙管治之下列領土係憲章第十一章所稱之非自治領土。”

安哥拉赫然列在那個領土名單中。

一二. 安哥拉情勢毫無疑義地構成對各國間友好關係及對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威脅。人們都知道迦納及其他非洲獨立國家,以及亞洲各國,均堅決擁護民族自決,消除殖民主義、種族平等、以及人權等原則。因此,在非洲遇有任何像安哥拉所有的情勢,這些願望及利益顯然遭受危害時,就沒有疑問地對國際和平有所威脅。在安哥拉,就在這個時候,男女老幼,橫遭屠殺。鮮血橫流。葡萄牙飛機投擲的燃燒彈使森林起火,燒死數以萬計的男女及兒童,這些人的唯一罪狀是他們是非洲人。武裝的葡萄牙移民橫行城鄉,任意殺人搶劫。這就是今日世界各地報紙所報導的安哥拉事態的慘狀。報紙對這些非洲人死亡數目的估計沒有低於二萬人的;有些估計高至十萬人。

一三. 葡萄牙政府很可以實行改革,以求導致安哥拉人民的自決與獨立,而不必指責安哥拉所發生的一切事態均應由共產主義負責。我們迦納人過去曾聽到這種論調。正如我們迦納總統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日在國會中所說:

“安哥拉問題是一個非洲民族主義及人類自由與尊嚴的問題。它絲毫不是思想問題。它全然不是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推演到極簡單的方式:那一些國家能够依據利害關係及人道主義,運用它們的力量,阻止安哥拉的屠殺?

“整個情勢令人齒冷之處是在像英法那樣的大國均在修改它們的思想及行動,以求適應現時

代的需要，並承認它們的殖民地的自決權利時，葡萄牙却冥頑不靈，以中古世紀的方式，在最惡劣、可恥及橫暴的統治下，堅持其‘葡萄牙靈魂’、‘葡萄牙領土’、以及‘文明任務’的主張。以所謂‘歐非’之說來掩飾這一切，在地理上及地緣政治上這都是胡說。席捲非洲、推翻各地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政府的民族主義狂潮已經達到安哥拉，以人們不能忽視的方式達到了安哥拉。

“不管奴隸勞工所造成的消沉影響，不管任何方式的適當教育的缺乏，不管該地人民所遭受的一切慘痛限制及痛苦，安哥拉現在已經進入了非洲民族革命運動，它決不會再和從前一樣。”

一四．大會以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請葡萄牙政府迅速考慮在安哥拉採行措施及改革，以便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俾得尊重人權及基本自由，並遵循聯合國憲章。儘管有此項決定，葡萄牙政府却毫無舉動；只有低級葡萄牙官員作了一些不熱心的關於立法及行政改革計劃的言論，但當局對於大會的呼籲，沒有一個具體行動，也沒有採取有效行動的意思。

一五．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紐約時報雜誌中，外交季刊的編輯在“安哥拉的鐘聲”的標題下寫道：

“葡萄牙的‘海外省’安哥拉面積差不多有台克薩斯州的兩倍，是一個最少與比利時人及其後聯合國在剛果所遭遇的問題同樣複雜的問題，它已經流的血比剛果及肯亞在茅茅暴亂時期所流的血的總和還要多。”

作者在進一步論到安哥拉民族主義者與葡萄牙的鬭爭時說：

“如此，這兩個力量在作不顧利害的衝突。一方面堅守其既得的地位，極端頑強，勇猛直前，不惜以任何殘暴手段保持其傳統，盲目地從十九世紀進入二十世紀；另一方面從叢林中湧出，準備屠殺，不管是白人或黑人的生命，均所不惜，因其初期的勝利而狂欣，而且確信他們將來的勝利。”

一六．我完全不需要再引述關於這個情勢的其他新聞報導，因為理事會各代表已經熟知以前幾位發言人所引述的新聞報導，但是我願引述一項這種報導，以表示這個衝突的激烈程度、範圍、及其可能後果。紐約先鋒論壇報特派員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該報的一篇報導中說：

“如果這個鬭爭再繼續下去，對葡萄牙人及安哥拉人的影響同樣是極可怕的。該國的北部已經是一片荒涼，村舍均成廢墟。從空中看下去，幾百哩之遙，只有幾縷炊煙，時顯時隱，表示尚有人跡。從首都駕車出行，距叛民地區僅有四十五哩，路旁的非洲人在距離五十碼時，就驚慌萬狀，脫帽鞠躬。歐籍人士每晚集合起來，睡在倉房或貨棧內。在城內，即令在非洲人的區域內，也看不見非洲男人。現在估計死亡者約有三萬人至五萬人，其中葡萄牙人約有一千人。雙方均無退讓的模樣。”

一七．我要再度請問我們還要什麼其他證據方能相信安哥拉的情勢是在威脅世界和平與安全呢？我們還要什麼其他證據方能使理事會相信在安哥拉有赤裸的壓迫呢？

一八．老實不客氣地說，葡萄牙這個殖民國家本身也可以說是一種殖民地。事實上，照我國總統所說，葡萄牙是十九世紀初期新殖民主義的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葡萄牙曾一度擁有一個強大的帝國，但是到了十九世紀初年，它就依賴其他大國。在經濟及財政方面，葡萄牙成為聯合王國的附庸國家。在軍事方面，它依賴西班牙。聯合王國所處的控制地位可以從聯合王國的許多次態度看出來，因為它曾多次表示願意將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送人，一般是用以討好德國。聯合王國對葡萄牙的這種殖民地態度使聯合王國中的若干部分人士不知不覺地在任何情況下為葡萄牙的立場辯護。

一九．人們都知道在南非洲的新殖民地世界中，只有葡萄牙各殖民地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始能壓低非洲工資，防止工會組織，並為外人所有的工業及農場保持高度利潤。因為有安哥拉及莫桑比克的葡萄牙殖民地存在，所以不僅在南非洲，而且在所有鄰近的各殖民地領土內均有廉價勞工存在，而且不僅在礦業，也在包括大農場的許多其他工業的利潤方面，發生重大的作用。因此凡對這些企業有財政關係者均不能容許葡萄牙喪失它的殖民地領土。

二〇．比較次要，但在某些外國集團中為葡萄牙爭取支援的工作中頗有力量的一項事實是葡萄牙各殖民地內的投資多半不是葡萄牙資本，而是國際資本，例如長達二千哩的本吉拉鐵道大半是英國公司建造的，設在南羅德西亞的一個英國公司佔有其百分之九十的所有權。這個公司是坦干伊喀讓與公司，與北羅德西亞的銅礦，以及上卡坦加礦業公司及剛果的其他工業

公司都有關係。經由相互勾聯的管理機構，這個公司與佛米尼公司（Forminière）及若干鑽石公司亦有連繫，它和南非的大礦業公司皮爾斯公司共同控制在羅安達省採礦的安哥拉鑽石公司。該公司是國內之國。它擁有安哥拉的六分之五境內的採礦專利權，以及在盧安達省大部分的徵工專利權。盧安達省的面積約為迦納的三分之一。該公司的利潤一半歸公，另一半歸於私人股東。無怪乎它能够照它的意思左右政策，並且掌握盧安達省的非洲人的生命。無怪乎它要騙人說參觀它的礦場的許可證必須由里斯本發給，爲了這些經濟原因，葡萄牙可以依賴世界各地既得金融利益的大力支持。

二一．主席先生，我要再度引述我國總統的言論：

“葡萄牙保持其殖民地獨裁政權的立場也因為它是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成員國而大爲鞏固，它自該組織取得其屠殺安哥拉無辜男女老幼的武器。如此，葡萄牙之所以能够進行這個殖民地戰爭是因為它根本上獲得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支持。如果這種支持在明天撤除，如果葡萄牙被該組織開除，它的殖民地統治即將於次日崩潰。北大西洋組織各國是不是值得犧牲它們因與葡萄牙結盟而得到的極可懷疑的軍事利益，而促成在非洲的不堪容忍的政權的結束呢？”

二二．我或者應該說明迦納並不一定反對北大西洋組織或任何其他軍事同盟，我們與北大西洋組織並無嫌隙。事實上，迦納總統曾指出：

“迦納此時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批評與該組織的防衛方面毫不相關，我們的批評是該組織的若干成員國似乎在利用它們在該組織內的地位，爲尤其是在非洲的最惡劣方式的殖民地壓迫取得武器及財政支援。”

二三．如果在今日以前未曾聽到我們的安哥拉弟兄們的呼聲，那不是因爲他們滿意他們的生活情勢。強迫勞役，警察鎮壓，及窮兇極惡的政治壓迫的情況令人不能再加忍受，安哥拉的非洲民族主義終於叛變中爆發。這個叛變的起源極深，葡萄牙必須向它低頭。

二四．我們的安哥拉弟兄們爲反對獨裁制度及奴役制度而戰。並人必須認識葡萄牙在非洲的領土是奴隸國家，從來就是奴隸國家，我願意證明我的指控。

二五．根本就叫作奴役制度的真正奴役制度在將近一百年之前是一直存在於安哥拉的。奴役制度雖然

在理論上於一八七五年廢除，但仍以各種方式繼續存在，而由一八九九年的一項葡萄牙法律爲之確定。這一項法律今日仍然有效，它規定“所有土著人民”，那就是說所有非洲人“均負有道義及法律義務”，以勞力謀生或“改善其社會情況”。依照此項法律，每一個安哥拉非裔男丁，而男丁一詞在事實上被解釋爲貌似十歲以上者，必須證明他在調查之前的一年內工作六個月以上。因爲調查員就是負責徵募工人的人，他們自難對此事作客觀的決定。實際情形是需要工人的僱主與總督訂約僱用工人。總督按照理論上估計所能調供的人數指撥工人。然後通知全國各地的地方行政官員，由每一個地方行政官員締訂強迫勞工的服務契約。這個契約不由有關工人簽字；它是負責在限期內交送所需要的定額工人的酋長或頭人代工人締訂的集體契約。

二六．固然，在安哥拉就業的工人經葡萄牙當局正式列爲契約勞工，那就是說強迫勞工者，不到半數。半數以上的工人在理論上是志願工人。但是在事實上，志願工人的處境並不比強迫勞工好。志願工人不能辭工，因爲如果辭工不作，他就會被列爲“無業”，因而須任強迫勞役。他的唯一逃避的機會是移出葡萄牙領土，圖在其他鄰近國家內覓取工作。葡萄牙方面估計在一九四七年以前的十年內，私行移民離開葡萄牙殖民地者超過一百萬人。實在說，逃避葡萄牙各殖民地內生活苦難的唯一方法是私逃出境。但是並不是全體人民均能私逃的，留在家中者多半要代私逃者受罪。他們沒有表白的途徑，沒有申訴痛苦、陳述悲痛的方法，無法緩和他們的痛苦境遇。

二七．爲了以一切方法掩飾這種奴役制度，強迫勞工在理論上是有工資的。但是實際上工資的四分三須留待契約期滿後方纔發給，而且還要等扣除捐稅後方能給予工人。稅額極高，工人在僱工期滿後所領的餘額極少。例如一個查明屬實的例子，有一個受僱在漁業工作的工人在工作四年之後，收到最後工資餘額三鎊二先令六便士。這種樣的強迫勞工當然只有在殖民地當局及葡萄牙僱主的極端殘酷手段下方能維持得住。

二八．由於葡萄牙經濟情勢惡劣不堪，葡萄牙必須輸出它的貧乏，必須剝奪各殖民地的非洲人的生計，使在國內不能得國家提供工作的國民能有工作，並對葡萄牙移民提供土地及非洲工人。正如南非的農民對僱工較礦業及其他大工業公司更爲殘酷，葡萄牙移民在大體上也較設在安哥拉的各個國際大企業更殘酷，更兇暴。

二九。葡萄牙不惜窮兇極惡地撲滅此次解放運動及決心以一切代價堅持掌握其非洲殖民地，還有一個原因。葡萄牙輸出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三運往其非洲各屬地，它在這些屬地中可以維持一種排斥其他競爭者的制度。葡萄牙各領土最大的輸入商品是紡織品，有百分之八十九是葡萄牙產品。第二位最大的輸入商品是酒。它全部來自葡萄牙。正如早期在西非洲的歐籍商人多半作燒酒生意，葡萄牙的烈酒亦以其各殖民地為其最好的銷路。真正的問題是如果切斷這些葡萄牙輸出貿易，葡萄牙經濟能否支持一日之久。

三〇。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或者願意知道為了抗議葡萄牙政府的政策，並因為該國政府對待安哥拉非洲人的手段，迦納政府決定自本年六月一日起對葡萄牙政府採取下列措施：第一，對葡萄牙船舶及飛機關閉一切迦納海港及空港，所有懸掛葡萄牙旗幟的船舶除因遇難外，不得進入任何迦納港灣及停泊所；第二，現有葡萄牙輸入商品的無限制及一般執照均行撤銷；第三，所有葡萄牙公民均須持有迦納政府發給的旅行證件或須持有葡萄牙護照並載有迦納政府簽發的有效過境簽證；第四，迦納旅行證件及過境簽證僅能發給確實聲明反對葡萄牙政府現在安哥拉及現在葡萄牙控制下的非洲其他領土中推行的政策的葡萄牙公民。

三一。正如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在他兩日前的發言[第九五〇次會議]中所說的，迦納政府亦向國際勞工局提出關於安哥拉境內的原始及殘酷的強迫勞工制度的控訴。

三二。鑑於這一切的考慮，迦納政府促請安全理事會請葡萄牙停止其對安哥拉人民的一切武裝行動及壓迫措施，俾他們得和平及自由地行使他們的自決及獨立權利。理事會也應該要求葡萄牙立即進行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所需的措施，妥為尊重人權及基本權利，依照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指派的小組委員會應即進行工作，不得有所稽延，理事會應堅持葡萄牙以一切可能方式與之合作。如果葡萄牙代表說我們在此所作一切發言均係造謠，該小組委員會應即進行調查，並向安全理事會及大會提出報告。最後，理事會應請所有國家依照憲章採取它們所能採取的個別及集體行動，促使葡萄牙放棄它在安哥拉的萬惡政策。

三三。我們深信除非安全理事會為和平的利益採取堅強行動，否則葡萄牙將繼續盲目並頑強推行其對安哥拉人民的壓迫，因而必然造成葡萄牙與非洲各國間的公開衝突。現在時機已到，我們必須告訴世人葡

萄牙並無在非洲從事任何文明任務的美德或品格。葡萄牙的現任統治者不應該違背其祖先們根據人道及種族平等所訂的原則。葡萄牙的航海家亨利親王所主張的理想，不能被人盜用而使他在九泉下感覺不安。葡萄牙該從沈醉中覺醒了，因為時間在非洲並不是靜止的。迦納與其他非洲國家共同協力，一定要摧毀殖民地的惡魔，使非洲完全而且無條件地自由，使它能夠充分擔任其在世界事務中的任務。

三四。我敬懇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這一次應該一致同意，站在自由非洲的一邊，投票贊成錫蘭、賴比瑞亞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提出的溫和無害的決議草案[S/4828]。葡萄牙國內有臭惡不堪之處，它的盟國們必須坦白公開地告訴它。

三五。Mr. BARNES（賴比瑞亞）：我雖然深切關懷安哥拉情勢對於國際安全與和平之維持的嚴重威脅，我却不能不說我代表團對於葡萄牙代表昨日午後對本理事會的發言感覺好笑。他在發言中說：

“國際顛覆及恐怖主義在它們反對葡萄牙的行動中利用了它們在若干亞非國家政府間的盟友們，並強迫賴比瑞亞代表在安全理事會上發動一種反對葡萄牙的行動。”[第九五二次會議，第九十四段。]

三六。出席這個會議及列席本會議的各代表團們對賴比瑞亞素所深知，當然立刻會同意我的意見，認為葡萄牙代表的這種荒唐說法實在是無可理解，並且因為無可理解之事可不加考慮的法律原則，現在據有一項迫切問題的本理事會的寶貴時間，不必用於我代表團的答覆上。

三七。但是我必須對葡萄牙代表指出，如果他關於我國的言論是故作危言，想使我們忘掉我們的真正及明顯責任，他的計謀是失策了，因為沒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們放棄我們認為作為一個非洲國家所應有的明顯責任。賴比瑞亞不是巧取豪奪者，也不是貪婪敲詐的工具。我們不能也不願抑制對人類痛苦的同情，也不抑制對造成這些痛苦的譴責及貶斥。作為一個國家，我們經常認為凡影響或破壞非洲和平、甚或世界和平的任何事項，必然會牽涉到我們。正如特布曼總統（President Tubman）所說的：

“欲求達致和平，人類必須願意容忍與自己相反的意見，對精神價值作更大的重視，願意使一切人類有自決、獨立及自由的平等機會。這必須

是人類內心深切信念的產物，不因種族、國籍或地理情勢而有差別。”

雖然我們必須承認賴比瑞亞是葡萄牙在十五世紀中發現的，葡萄牙亦可從這一段話中學到有用的教訓。我追述葡萄牙發現賴比瑞亞的事實，希望不致因此而使葡萄牙也宣稱賴比瑞亞為其海外省之一。

三八。在葡萄牙代表的發言〔第九五二次會議〕中，本理事會看到安哥拉境內暴行的可怖照片的展覽，據葡萄牙代表說，這些照片說明了安哥拉人民的殘暴行為。在我看到這些照片之後，我充分了解要有嚴厲新聞檢查制度以圖掩飾安哥拉的事實的理由。因為如果我們相信這是安哥拉人民在身受葡萄牙人的基督教及文明勢力薰陶達五百年之久後的行為，這當然是極可恥而且極應掩飾的事。因此我們必須像在某一項國際危機中一位政治家對另一位政治家那樣地對葡萄牙說：“你在此地為時已久，能作的好事也該作完了。算了罷，看上帝的面子，走罷。”

三九。在我們討論安哥拉領土的目前情況時，我要特別說明幾點，以免對我的發言有任何誤解。鑑於聯合國迄今為止對葡萄牙屬地問題，尤其是安哥拉問題所採的行動，我代表團假定而且確信依照大會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的明白規定，葡萄牙關於各屬地，因之對安哥拉的管理工作，應對國際負責；它有義務遵守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中的宣言的規定，因此必須立即採取步驟，准許安哥拉獨立；鑑於聯合國所採取的這些及其他行動，包括本理事會於今年三月中的辯論，已經確實證明了在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中，沒有憲法限制或國內管轄的問題。我們在六月六日又聽到葡萄牙代表的發言，雖然因葡萄牙的執拗頑強而感失望與痛心，但仍然完全不相信那些圖謀證明我們的行為不當的法律濫調及強詞奪理之說。我必須說這幾句話，以免對我代表團與許多其他代表團對這個問題的法律及憲法方面的看法有任何誤解。

四〇。而且鑑於安哥拉情勢的發展，我代表團堅持我代表團以及非洲、亞洲及許多其他代表們，沒有耐心、也沒有時間在法律上作咬文嚼字的爭辯，尤其是根據過去的聯合國行動，這些爭點已告解決，而且徹底解決了。

四一。我認為理事會所必須關切者為如何制止安哥拉的流血，如何繼續行動，希望仍然能夠獲得葡萄牙政府的合作，勸請它立即採取措施，以求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中所載的宣言。

四二。我代表團深知關於安哥拉事態的情報多係根據報紙與雜誌的文章，以及目睹者的報導。有許多都被葡萄牙檢查制度所刪削修改了。但是正因為這種檢查制度，人們可以假定事實比傳出來的新聞更慘，受害人的數目更多，軍警當局所採取的措施比新聞中所報導的更為嚴厲。

四三。我代表團要強調聲明，如果葡萄牙政府願意與我們合作，我們也同樣亟願與它合作，對它提供協助與意見，以求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不能增加葡萄牙在世界上的光榮，反而如我們在過去所提到的，含有對國際和平的巨大危害，最壞的是該領土的最近消息表現其情勢一天壞過一天，一時壞過一時。安哥拉的火焰如果不迅速而且有效撲滅，它將達到無可控制的程度，那時即令確有誠意，也無法阻止它的蔓延了。

四四。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看到一九六一年六月五日紐約時報所報導的安哥拉濫肆殺戮的情形。如我前一日所說，據我們的消息，被害人的數目大得多。但是紐約時報的報導中值得注意的是非洲人方面死亡人數之多反映了以何種殘酷手段大力殲滅那些要求自由的合法權利的人們。我們對雙方死亡的人同樣感覺痛心，但是報導中所述的損失比例較任何其他情報更能反映該地的情勢。

四五。單是此項事實即足以促使理事會立即有所行動，再提出任何更能說明真象、表現更大的迫切、使對和平的威脅更見真實危殆的其他消息，似屬多餘。

四六。但是無論如何，我要宣讀我最近從一位安哥拉著名人士收到的關於該地情勢的電報。電文如下：

“敬告閣下安哥拉情勢日見嚴重。毫無自衛能力的平民時常受葡萄牙軍用飛機的猛烈轟炸，葡萄牙海軍亦炮擊整個安哥拉海岸。已有三十多個村莊完全被毀，居民均被殺害。死亡及失蹤人數現在已達三萬人。據剛果政府的正式統計，自事變開始以來，逃到剛果的安哥拉難民人數達八萬人。葡萄牙軍隊屠殺村中非洲平民，然後推說這是安哥拉民族主義者幹的事，以圖使各部落互相衝突。葡萄牙人自空中縱火燃燒農場及作物，使人民沒有糧食，因而迫使他們投降。嚴重的飢荒威脅全國，在安哥拉南部的卡魯洛(Calulo)，丹地(Dande)，上科隆哥(Colungo Alto)，綠山(Monte Verde)，畢爾(Pire)等村中，安哥拉智識份子十八名被逮捕並鎗決。在茨港(Silva Porto)

虎灣 (Baia dos Tigres), 羅薩達斯堡 (Forte Rossadas) 等地集中營內的所有民族主義者犯人, 每日均有人被鎗決。吉巴庫 (Quipaku) 村於五月二十六日被葡萄牙空軍飛機三架轟炸, 死亡三十一人, 重傷二十二人, 房屋全毀二十五座。在逃亡一空的村落及叢林中有數以千計的屍體, 未加掩埋, 大規模流行病正在威脅全國。葡萄牙政府繼續派軍隊前往安哥拉, 現在有二萬餘人, 一俟雨季結束, 即將以戰車及大炮對平民進行大規模的空中及地面攻擊。我們向所有非洲、亞洲及其他像我們同樣珍愛自由與正義的各國迫切呼籲, 予以我們以支援, 協助我們避免全部殲滅。安哥拉人民竭誠希望於承認我們的自決權利的條件下與葡萄牙達成對這個問題的和平解決辦法。請閣下注意安哥拉這個無意義的戰爭如果繼續下去, 即將威脅整個非洲的和平。”

我還要宣讀我所收到的另一件電報:

“葡萄牙各民主主義者及各民主主義組織請閣下向安全理事會表示他們對安哥拉殖民地戰爭的譴責, 支持理事會對任何侵略行為所採的措施, 並贊成立即行使安哥拉人民的自決權利。”

四七. 本理事會對於安哥拉人民請求協助他們避免全部殲滅, 在自決權的條件下與葡萄牙達成對這個問題的和平解決辦法, 制止這個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安哥拉無意義的戰爭的呼籲, 能夠置之不理嗎? 我們不能不理; 我們不敢不理, 因為我們負有這個嚴重的責任。

四八. 大會第十五屆會第四委員會中的討論, 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一年三月中的辯論〔第九四三次至第九四六次會議〕, 其後在大會全體會議² 中的辯論, 甚至最近在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查委員會中的討論, 均已充分論及政治、經濟、及社會情況的背景, 無須再述現有情勢的深遠原因。它們暴露了安哥拉人民不夠標準的悲苦生活情況的存在, 以及奴隸勞工的存在, 此項事實現正由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應迦納之請, 指派獨立調查團進行調查。

四九. 這些討論暴露了安哥拉的非洲人民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九是文盲, 嬰兒死亡率極高, 為世界任何其他部分所未有, 據里斯本的名教授卡達洛先生 (Mr.

Caetano) 稱, 統計數字為在叢林中, 每一千名嬰兒中, 最少有六百名在未到一歲時即告死亡。這還用多說嗎? 一個安哥拉人的日常命運是痛苦、貧乏、奴隸地位, 加之益見增加的恐怖、逮捕、戒嚴、及屠殺。還有誰能奇怪他們反對這種最惡劣的殖民主義的表現嗎?

五〇. 但是我們還沒有說到這一切的高峯。一九六一年六月四日的紐約時報登載美聯社於六月三日自里斯本發出的電訊說:

“薩拉查爾 (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 總理今日任命空軍上將德斯蘭德斯 (Venancio Augusto Deslandes) 接統安哥拉的所有軍民部隊, 撲滅該西非領土內的叛亂。

“一個公報稱德斯蘭德斯上將將繼原總督達菲斯博士 (Dr. Alvaro Rodrigues da Silva Taveres) 之任, 其頭銜為總督兼安哥拉各軍總司令...”

這幾行新聞可以證明該地情勢更見惡劣的狀態。此項電訊正確地告訴我們安哥拉現已建立軍事獨裁制度。如果這種政策繼續下去, 壓迫及軍警鎮壓行為將增加不已; 將要損失更多的生命, 殖民地統治制度亦必將更加大力推行。

五一. 因此, 就葡萄牙當局而言, 決議案一五一四 (十五) 中的宣言原則能夠只是具文嗎? 即令流血及死亡等情況均不足構成需要立即採取行動的緊急情勢, 軍事獨裁制度的建立却足以構成這種情勢。它顯然指出葡萄牙政府的現有意向及其政策趨勢。沒有人能夠期待甚或希望安哥拉人民袖手旁觀, 坐視其因聯合國行動而引起的希望完全徹底破滅。在非洲及世界其他各地民族主義運動覺醒之下, 在反殖民主義的情緒高漲之下, 沒有人能夠期待毗鄰安哥拉的各國坐視事態演化。

五二. 我們說這些話, 並非為意圖威脅任何人而發, 因為我們不可能威脅任何人。事實是如果葡萄牙當局能夠運用其智慧及政治家的才幹, 接受我們的忠告, 較過去更現實地正視此項情勢, 事態仍可挽回。葡萄牙政府可以用這種行動, 很迅速而且不喪失信心地恢復安哥拉人民的希望, 並且採取符合葡萄牙自身的國家尊嚴, 符合新非洲的尊嚴, 及符合差不多一致同意的國際輿論的步驟。

五三. 人們有理由提出這個問題: 安哥拉人民將永遠陷入他們現在所處的受人踐踏之境, 世世不得翻

² 大會正式紀錄, 第十五屆會 (第二期會議), 全體會議, 第九九〇次至第九九二二次會議。

身，永遠不能有他們在葡萄牙人沒有來到以前那樣的生活，而在另一方面也永遠不能成為今日的葡萄牙嗎？換一句話說，他們將永遠不能取得其充分權益我們所知道的文明的應有地位嗎？在葡萄牙管理之下早就應該給予他們這種地位了。

五四。我們確認人是生而自由的。他的自由不受他人的政治手段的限制。他的自由不管偶爾遭受何種剝奪，但依人類的起源而言，只是暫時及有限的苦難。對歷史只要有粗淺的認識就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係葡萄牙這樣的國家想以殘酷不堪而完全無效的努力來阻止歷史的無可動搖的法則的必然結果，不但是不智，而且是不應當和不自然。

五五。因此，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向葡萄牙呼籲：請你立即開始重新發現人類的精神，正如你在若干世紀前英勇而得有世人讚美地揭露地球上的地理之謎一樣。這是我們提出呼籲的最後良機。

五六。最好是成為我們非洲大陸上民族主義精神的一個自願而且自由的部分，不要作外國幽靈，忙着在十九世紀的破舊鏽釜中，煮沸滿釜的舊日殖民地的毒羹。

五七。鑑於我們所說的這一切，我們促請安全理事會通過可以有助於這些目的並防止大規模慘禍的步驟。

五八。正如有人在理事會中說過的，聯合國有一個依照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指派的小組委員會。這個小組委員會有它的任務規定，負責執行該決議案正文第二段中所指定的若干任務。因為情勢迫切，需要安全理事會迅速行動，繼之以迅速的效果。我國代表團向理事會提出的決議草案[S/4828]建議現已存在的小組委員會可以作為這種行動的工具，只要予以其他指示即可。該決議草案請葡萄牙立即停止對安哥拉人民的壓迫措施。

五九。我們這個決議草案的主要着重之點是時間：立即停止壓迫措施及加速進行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在安哥拉情勢中，時間的意義是保全生命，保全一個國家的福利，以及保持和平。因此我們要理事會開會討論這個問題，因此我們要小組委員會立即採取行動，並立即向我們提出報告，在安哥拉，拖延的意義就是損失生命，危害和平。

六〇。我要再度指出：為一切有關方面計，不管是本事件的主要當事方面安哥拉，或是葡萄牙自己，或是

聯合國，葡萄牙政府的合作可以促成聯合國建設性的行動，可以提高聯合國的尊嚴及安全理事會的效力。葡萄牙當局可以與我們合作，立即採取步驟，實施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正文第一段中所載的建議；在理事會通過其現有的決議草案後實施該決議草案的規定；准許小組委員會進入該領土，並視之為聯合國的代表機關，予以充分協助；並停止對安哥拉人民的壓迫措施。

六一。但是，如果葡萄牙竟然不肯和我們合作，我代表團認為小組委員會即令沒有這種合作，也可以而且應該進行它的工作，我們可以引述這種行動的許多先例。如此，它的工作將會有更大的困難，更大的不便，及更多的障礙。但是小組委員會必須履行它的任務；它應該行動。

六二。假如葡萄牙自甘承擔重大責任，把一個動搖極微妙的世界和平均勢的因素加在這個已經多難的世界上的話，那果是高明及具有政治家風度之舉嗎？

六三。准許殖民地民族及領土獨立的宣言〔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並不是許多好心善意的代表團們隨便搞出來的東西。它是從歷史的必然性，從許多年來逐漸累積，而且千百萬人士為之艱苦努力，甚且犧牲生命的事實、鬭爭及希望所產生的文件。它是無可抗拒的，它是生命的事實，有許多國家雖然多少有點勉強，但已因此而改變它們的主張、它們的政策、甚至它們的生活方式。它是無可避免的，凡不及早看到而且承認這一點的人們就像埋首沙中的駝鳥。

六四。人們希望而且期待葡萄牙政府能夠調整它的思想，配合新的事態。人們希望而且期待葡萄牙政府不要留在凋殘的行列中，而能隨着無可避免的進展潮流前進，證明它在國際社會中作為一個成員的資格。人們希望葡萄牙政府能夠協助我們解決世界上的一個主要問題，在對安哥拉問題的共同關切中成為我們的夥伴。

六五。主席：聯合王國代表要求在此時行使他的答辯權，我現在請他發言。

六六。Sir Patrick DEAN（聯合王國）：主席先生，我的話很短。適纔迦納代表引述了一些話，這些話對我們現在的辯論有什麼關係，我不大明瞭，但是說這些話的人在某種意義上認為葡萄牙是聯合王國的一個殖民地。我不知道是應該由我或由葡萄牙代表答覆此說，但是葡萄牙代表既然不在座，我或者可以答覆。

六七。我承認在我們的歷史中，我們會有許多殖民地，包括參加這個辯論的若干國家；現在也還有一些英國殖民地。但是如果我沒有記錯，葡萄牙在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從來不是英國殖民地。如果葡萄牙在任何時期覺得它有陷入這種不幸命運的威脅，我希望而且也絕對相信它會立即請求安全理事會保護。

六八。Mr. BAHIZI (剛果，雷堡市)：主席先生，承蒙使我有機會代表剛果(雷堡市)就安哥拉不幸情勢所造成的問題發言，我非常感謝。

六九。就我們剛果人而言，安哥拉情勢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國際的，一個是國內的。

七〇。從國際觀點言，安哥拉已經成為非洲騷動的醞釀所。各方的利益交錯混雜；情勢惡化的危機日增；死傷者數以千計。一方面是葡萄牙政府自趨極端，一方面是安哥拉人民的合法願望。在這兩種態度之間沒有連繫，沒有橋梁；兩者間的距離日見擴大，仇恨日增。情況愈來愈危殆。問題是誰將首先設法克服這種距離呢？誰將讓步呢？

七一。這當然不是向着歷史的方向走的安哥拉人民。這當然不是在現在和將來為求確保依法依理切屬於他們的東西而奮鬥的安哥拉人民。安哥拉人民對事態有正確的認識，他們處在合理發展的過程中；簡言之，他們隨着歷史的潮流前進。他們要求我們全體所要求的，這就是在尊嚴、榮譽、自由及獨立中開始他們的歷史。在這個會議廳中放眼四顧，就可以證明我所說的話。

七二。誰還能厚顏為葡萄牙代表的所謂法律理由辯護？他一再陳述並重申安哥拉是葡萄牙的一個省。在他最近的來函[S/4821]中，他並無任何新論，只是再說到憲章第二條第七項及關於理事會的職權的憲章第六、第七、第八及第十二章。如果我的記憶不錯，這一切詭辯的理由在過去討論安哥拉問題的歷次會議中已在這個會議廳中提出了，並遭拒絕了。

七三。但是第六章仍是值得重讀的。在列舉得行召開理事會會議的理由時，該章舉出“爭端”。我不知道葡萄牙代表是否認為一個死亡逾三萬人的“情勢”乃是一個“爭端”。葡萄牙代表為什麼不肯承認葡萄牙政府與土著居民之間有爭論呢？葡萄牙政府與土著居民之間在種族或血統方面毫無共同連繫，關於土著人民的前途命運或強加於他們身上的政府，亦不與他們磋商。

七四。如此我們就可以知道在安哥拉有兩種既成的權利：這就是本着公正及自然權利應該主有這個國家的土著居民的權利，以及建立在武器及依照里斯本的葡萄牙立法人員的意願而製訂的法律上的專制權利。

七五。葡萄牙指稱理事會逾越了憲章所賦予它的權力。我們認為不然，我們却誠懇相信葡萄牙無視理事會的權力。它無視憲章第六章，而我要強調該章所述的“爭端的和平解決”。

七六。像在安哥拉境內進行的戰爭，死亡達數萬人，其起因不是通常與內戰有關的原因(政治歧見、思想不同、政治變亂、革命等等)，而是由於因極端不平等而產生的不同原因，具有確切的目標，而且因為事涉一個新興國家，所以表現出一種民族主義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不可能說是威脅和平，而實在是破壞和平，其中充滿了嚴重的危機，這個衝突可能蔓延全非洲及全世界。

七七。我們必須嚴肅地問我們自己：葡萄牙進行這個戰爭的目的何在。葡萄牙自稱是對共產主義作戰。它譴責安哥拉民族主義者的活動，指他們為共產主義者，因而予社會主義各國的代表以猛烈攻擊殖民主義及資本主義的機會。葡萄牙代表誠懇相信所有的安哥拉人都是共產主義者嗎？我們非常懷疑。他相信為求非洲的解放而奮鬥的所有非洲人都是共產主義者嗎？不是的；不要再玩這一套戲法了，這只是虛偽及惡作劇的表現，絲毫不能發生作用。

七八。要知道坐在我身邊的葡萄牙代表並不是瞎子；他在去年親眼看見非洲十七個新國家產生。

七九。所有我們這些非洲民族主義者均曾為我們的國家的解放而勇猛奮鬥。列席此間的若干代表，包括我本人，均曾為我們的獨立而竭誠奮鬥。葡萄牙代表能因為我們曾為我們的國家的解放而奮鬥的事實，認為我們是共產主義者嗎？他可能如此，但是他這樣就是大錯。

八〇。在他上次的發言中，葡萄牙代表說：“這個項目之列入議程，是被作為安全理事會文件分發的蘇聯政府宣言[S/4813]所鼓動起來的，由若干亞非國家及南斯拉夫簽名的函件提出來的[S/4816 and Add.1]。”[第九五〇次會議，第一〇六段。]

八一。葡萄牙代表認為我們非洲人全跟着莫斯科跑嗎？不是的，並非如此。我們決心為非洲大陸的解

放而奮鬥，我們極誠懇地以鼓舞我們的這種高貴理想而自豪。它實際上是民族解放的理想，別無其他。我們不為榮譽或財富而奮鬥；我們不是對帝國主義或共產主義作戰。我們只是要求屬於我們的東西；我們要收回現在被掌握在外人手中的我們所應有的東西，如此而已。

八二．如果共產主義是脫離殖民地奴役制度的唯一解放途徑，那我們就是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真正共產主義者。

八三．如果葡萄牙代表堅持認為因為我們要求收回我們的東西，所以我們就是共產主義者，這就是一個奇怪的發現，而且是一個可悲的錯誤。我們要求他嚴肅一點，理性一點。他必須以在他的政府的桎梏下瀕於死亡的多少萬人為念，而不能只想到對安哥拉的財富的控制。

八四．薩拉查爾政府繼續運送更多的武器及彈藥前往安哥拉，以圖消滅安哥拉民族主義者。最近任命空軍上將德斯蘭德斯為總督，執掌安哥拉全部軍民權力，就是里斯本政府冥頑不靈的證據。葡萄牙似乎較前更堅決地要貫徹它的殲滅戰爭。

八五．論到賴比瑞亞代表在六月六日〔第九五〇次會議〕對安全理事會的發言，我看到葡萄牙認為三萬多人的死亡及幾萬人流亡剛果仍為未足；必須還有許多萬人死亡、負傷、或流亡。在剛果的安哥拉難民日見增加；現在已經超過八萬人。

八六．葡萄牙政府已經將在安哥拉的全體移民武裝起來，要他們加入民兵，保衛它所謂它的領土的完整。這些武裝移民屠殺他們所遇到的每一個安哥拉人；我們甚且要問在為叛徒設立的集中營中還有沒有活人。非洲人實在是橫遭屠殺。

八七．我實在無需多論葡萄牙在安哥拉的屠殺。在過去是奴役及放逐；今日是對無任何現代自衛辦法的人民橫肆屠殺。這就是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主義的衰落。我說衰落，因為這種情勢不能再行延續；它必須停止。全世界均為葡萄牙在黑色非洲的醜惡行動而同深憤慨。

八八．我在結束葡萄牙在安哥拉惡行的清賬以前，必須引述剛果金伯西(Kimpese)福音醫學院院長司徒爾博士(Dr. Stuart)的言論。他說：

“有一百多名受害者到達我的醫院；只有傷勢最嚴重者能够留院治療，其餘的都送到剛果診

療所去。很可能還有千百名瀕於死亡的安哥拉人留在安哥拉與剛果(雷堡市)邊界上山中的叢林中，因為他們來不及趕到我的醫院或剛果診療所。”

八九．司徒爾博士說負傷者的朋友們把他們放在擔架上，蓋着血染的毯子擡來。他們中間有些人在這種情況下走了幾百公里，過了若干天方達到邊界及診療所。

九〇．據傷者稱，葡萄牙兵殺了數以千計的安哥拉人。他們到達村落時，就對全體土著居民開鎗射擊，放火燃燒安哥拉人的草屋。葡萄牙飛機也造成數以千計的死亡。

九一．所有的傷者都說他們是被掃射土著村落的飛機打傷的。司徒爾博士又說：

“尼維士(Pedro Neves)，三十歲，兩腿滿遭彈傷，宣稱在葡萄牙兵到達他的村莊東貝(Tumbé)村時，他們在大廣場上畫一個圈子，將他們所能找到的人全趕到圈內，然後開鎗射擊，尼維士說村中居民死亡者數十人。其後葡萄牙人將死傷者棄置不顧而去。

“費立斯(Jean Félix)，二十二歲，吉森格拉(Kisengela)人。他說葡萄牙兵把他及四個同伴帶走。他們受到一種軍法審判，一切審訊都用葡萄牙語，他們完全不懂。然後這五個人被拉到一個河邊，被鎗擊和刀刺。費立斯被刺兩刀，跌入河中，但是抓到一根樹枝。他隨水漂流，在下游某處爬上岸來。

“醫院四周住有安哥拉難民七百多人，多半是傷者的親戚朋友。金伯西四周住有安哥拉人一萬八千餘名。

“安哥拉所發生的事況極為可怖。”

這是司徒爾博士的結論。

九二．在此地不可能重述葡萄牙在安哥拉的一切暴行。在此地安全理事會及大會中已經提到很多。全世界的廣播和報紙每天都說到這種暴行。除去這些有時難免傳聞略有出入的新聞外，我們也從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朋友，甚且逃出來的一些人收到信件及情報。

九三．對於這些暴行及各種虐待如何還能有疑問呢？在雖有這些暴行，葡萄牙軍事指揮部仍然宣稱因為雨季關係，以致軍事進展不够大時，如何還能有疑問呢？請上天保佑我們！在這個軍事指揮部預料不幸的

雨季結束後即可有重大進展及絕對勝利時，如何還能有疑問呢？

九四。不，不能再有疑問。這些屠殺，這些殘害生命的行爲，這些對民族主義者的暴行，這些集中營，這種沒有自由，及這些侵犯人權的行爲，確實在葡萄牙政府指揮之下發生於安哥拉。

九五。土著居民在強迫勞役制度及葡萄牙在安哥拉數不清的暴行的壓迫之下，其所有的社會及經濟情勢是不可能過分強調的。

九六。我們要求葡萄牙在國際方面承認安哥拉人民的自決權利。它應該承認他們自行決定其命運的權利。

九七。我們要求葡萄牙承認並接受安哥拉獨立的原則。它應該終於接受它的法律及其所謂對安哥拉的權利已經過時失效的事實。

九八。我們要求葡萄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糾正這種不合時代的情勢。

九九。如果葡萄牙真正仍願作安哥拉人民的友人，它將接受我們的要求。如果它真正仍願作整個非洲人民的友人，它將接受我們的一再要求。

一〇〇。在國內方面，我們有一個重大問題，使我們的已經沉重的負擔更見加重；這就是在剛果的安哥拉難民的問題。每一個人都知道我們與安哥拉之間有一條很長的共同疆界，我們兩國人民間的友好及弟兄般的關係已經存在數百年之久。我們全都遭受不易克服的歷史興亡變遷。我們同受外力的摧殘。人們都知道我們在征服大陸時期所遭遇的命運。因為我們有如此久的共同命運，所以我們特別注意安哥拉問題。也因為這些由來已久的原因，盈千累萬的安哥拉難民在剛果境內受到熱烈的歡迎。

一〇一。依照我已經提請非洲各國代表注意的雷堡市省在一個月以前發表的正式宣言，在收容安哥拉難民的邊境五個區內，已登記的安哥拉難民在六萬人以上。這五個區是松哥拉(Songola)，馬他的(Matadi)，波馬(Boma)，魯庫拉(Lukula)，及澤拉(Tshela)。

一〇二。但是該宣言又說我們各村所表現的熱烈歡迎已不足以應付這個仍在高漲中的難民潮。

一〇三。剛果政府在供應所有這些難民食宿所需方面，必須克服許多困難；而他們的人數又與葡萄牙軍隊的活動成正比例而增加。我們向國際組織呼籲，請

它檢討在剛果(雷堡市)的安哥拉難民情勢，以便採取行動，與剛果政府合作，協助供應安哥拉難民的衣食住所需，並對其中的病人在醫藥治療方面有所貢獻。

一〇四。我們向全世界各國人民呼籲，請他們協助剛果政府，使它能在更好的情況下照料安哥拉難民。

一〇五。我們再向葡萄牙政府呼籲，請它制止這種屠殺，以便安哥拉難民能在安哥拉恢復平靜的保證下，重返家園。

一〇六。我們特別要使我們的安哥拉弟兄們不經過我們身受的學習獨立的艱難。我們也要他們不受我們所受的痛苦。我們要避免那些只能延緩而不能停止歷史過程的死亡。

一〇七。我們的發言不是因為對任何人有所敵視；我們要作積極的貢獻，要及時協助尋求解決辦法。在這方面，我們用且要暫時忘却我們的對手是意圖殲滅一個弟兄民族的人，放火燃燒整個村落及屠殺不參加鬭爭的婦女兒童的人，及屠殺無辜的不負責任的份子。他們將由歷史加以裁判。

一〇八。大會於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以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設立的小組委員會因受阻撓而不能執行它的任務，我代表團引為遺憾。

一〇九。我們請這個小組委員會與在剛果的盈千累萬的安哥拉難民接洽，他們可以向它提供關於在大會中所作關於安哥拉問題的發言的事實。這些難民現居剛果，但是他們仍為安哥拉人，因此有權向小組委員會提出陳述。

一一〇。我代表團完全贊成錫蘭、賴比瑞亞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所提出的關於安哥拉問題的決議草案[S/4828]，並希望這個決議草案在即令未經修正之下，也能獲得法定贊成票數，俾能付諸實施，無所稽延。

一一一。我代表團在結束其關於安哥拉問題的發言時，敬祝該國的弟兄們吉祥，並保證安哥拉將繼續自剛果(雷堡市)獲得道義及物質的協助。

一一二。主席先生，在您的許可下，我要對懷疑我代表團的代表性質的蘇聯代表，略作答覆。

一一三。剛果共和國代表經剛果共和國總統正式授權出席安全理事會[S/4823]。

一一四。共和國總統卡薩伏布先生(Mr. Joseph Kasa-Vubu)任命的代表團，經以五十三票對二十四

票，棄權者十九，於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獲准出席聯合國，為剛果人民的唯一代表。³ 人們實難見蘇聯代表如何能在此時反對卡薩伏布先生所任命的代表團的一位團員發言，而且他也曾在聯合國其他機關中發言。

一一五．我在理事會許可之下，將請左林先生 (Mr. Zorin) 注意暫行議事規則第十七條：

“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代表，其所奉全權證書經安全理事會內代表提出反對者，於安全理事會未決定該事項以前，仍得繼續出席，並享有與其他代表同等之權利。”

一一六．關於這一點，亦應提請左林先生注意蘇聯代表在安全理事會第七五二次會議中的發言。當時正在討論匈牙利問題。主席在當時曾提議應准匈牙利代表“列席理事會，但在秘書處尚未查核其全權證書以前，不得發言”。〔第七五二次會議，第十八段。〕

一一七．我要強調我們的情形完全不同，因為對於我們的全權證書的效力，並無問題。但是刷新人們的記憶總是好的。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的那一次，情形雖有不同，蘇聯代表對理事會發言如下：

“在過去的一次會議〔第七四六次會議〕中，安全理事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請匈牙利代表參加本項目的審議。該項決議仍然有效...”〔第七五二次會議，第二十二段。〕

³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第一期會議），全體會議，第二卷，第九二四次會議。

一一八．蘇聯代表提請理事會注意暫行議事規則第十七條，並謂它與主席的提議完全相反。

一一九．關於我的問題，提出異議者並非主席，而是一位在過去引用同一暫行議事規則第十七條的代表。

一二〇．對那些作為非洲友邦的外國，我們應該指出非洲是屬於非洲人的。我說“友邦”，因為在基本上它們都是友人；不管它們支持剛果的一個或另一個領袖，它們都說它們的行動本於協助全體剛果人民的誠意。就算是如此罷。

一二一．對我們的非洲弟兄國家們，我們要說剛果根本是屬於剛果人民的。我們請它們停止企圖以非份干涉我們的內政而分裂我們。我們很熟知這種分裂的手段，其目的為分而治之。

一二二．剛果的領袖們終將達成協議。這是必要的、重要的、而且迫切的。季任加先生 (Mr. Gizenga) 不是說過他願意和他的政敵達成協議嗎？他們在今日是敵人，但是在明日他們將只是政治上的對手。

一二三．請你們自行注意你們自己的問題罷，因為你們也有問題，不要管我們的事。

一二四．主席：安全理事會的下一次會議訂於今日午後三時舉行。

午後一時十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I.

奧地利

Gera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í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i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中國

臺灣，臺北，重慶路，一段九十九號，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i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i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i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i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宏都拉斯

Libreri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i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i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iga, Smolenskaya Ploshchad, Moskva.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i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igon.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o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953

Printed in China

Price: \$ U.S. 0.35

C.H.-63-04271

Reprinted in U.N.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May 1963-100